

電梯上樓

「妳的女兒很孝順喔！」

聽見這話的時候，她明顯愣了一下，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，這句話是對她說的。她認出不遠處朝她笑著的矮胖女人是與丈夫同病房的患者，矮胖女人是因為急性闌尾炎而住院的，手術後身體好多了，便時常在醫院附近的公園走動，活動筋骨。矮胖女人衝著她美言女兒好幾句：「我剛剛出來的時候看到妳女兒了，妳女兒對爸爸好好喔！經常來看他欸！妳真的好有福氣喔！生了一個這麼孝順的女兒。」她笑了笑，答了聲謝謝。

「啊！對了，妳是老師齁？難怪這麼會教。」

「沒有啦！哪有妳說得那麼好？」

丈夫中風快三個月了，身體幾乎癱瘓，難以動彈，眼歪嘴斜，像做工不良的娃娃洩了氣攤在床上，丈夫病後的生活完全無法自理，連排便都需要旁人協助，醫生是這麼說的：「伯伯現在中風，可能會有大小便失禁或便秘的問題，如果便秘的話不要勉強用力排便，否則會有脫肛的危險。」

「脫肛？不是只有小孩子才會脫肛嗎？」她問。

安弟還小的時候經常脫肛，豔紅色的腸肉被擠出肛門，拔了毛的兔尾巴似的垂在屁股上，她和丈夫常常需要用手把那一小段腸子塞回肛門口，丈夫比較神經質，時不時以手指按壓安弟的肛門，檢查他的腸子有沒有掉出來。好在這病狀會自行痊癒，安弟長大之後就不曾再脫肛了。

「不是只有小孩子，老人家也會。我的建議是，伯伯要大便的時候，家屬可以幫個忙，像這樣……用手指伸進去把大便輕輕搓出來。」

女兒和她在病床旁邊看醫生示範，醫生帶著手套的手指在他的肛門肌肉周遭打轉，輕輕按摩，東摳西搓把穢物帶出來，大便是乾的，一粒一粒落在成人紙尿布上，像安弟小時候養的兔子排出來的糞便，丈夫以前都要求安弟自己撿兔子大便，時光移挪，現在丈夫自己成為了兔子。

「媽媽妳知道嗎？」安弟指著一上一下交疊在一起的兩隻兔子，「公的兔子每天都在發情喔！騎在對方身上的時候，有時候是發情，有時候是宣示自己比較強喔！」

安弟走向籠子，趴下來觀察那兩隻兔子，在上的公兔子快速抖動臀部，發出尖銳的叫聲後，從母兔子身上掉了下來，僵直在一旁宛若死了一般。安弟興奮地說之後會有小兔子出生喔！大概一個月後母兔生下了一窩小兔子，還來不及找人送養，母兔就先咬死了自己的親生骨肉。小兔渾身無毛，肉粉色的身體上還有皺褶未完全舒展開，不及巴掌大的身子沾染血跡點點，她本想趁著安弟沒發現時把屍體丟掉，免得他難過，沒想到安弟看到兔子屍體後的反應意外冷靜。「喔，原來兔子媽媽覺得這個家不安全啊！」安弟說。小兔和成兔都死掉之後，他們家再也沒養過任何寵物。

她望著丈夫歪斜的嘴臉和僵直的身體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她想起那隻一交配完就假性死亡的公兔醜態，那雙灰白的眼睛露出恥辱的神色，喉嚨裡發出咕嚕咕嚕

的聲音，口水沿著他的嘴角流下，丈夫大概覺得很沒面子吧？

她朝他走近，握住他的手，輕聲安慰：「乖喔！你忍耐一點，醫生在幫忙你，等一下你就會比較舒服了喔！」話語出口之際，她有些訝異自己居然還能發出這樣的聲音，自從安弟走後，她就不曾再用這麼溫柔的語調對家人說過話了。丈夫轉動僵直的脖頸看向她，掀動幾下嘴唇，最後仍是什麼都沒說。

啊，他聽得見啊。她在心裡暗想，雙手輕拍他的右手，打從心裡憐憫起眼前的男人。他以前是多麼風流倜儻、英俊偉岸的男人啊！怎麼會在年老之後成了這副德行？或許這就是老天有眼，給他的報應？她淺淺地笑了起來。

與矮胖女人寒暄過後，她走進醫院裡，室內冷氣吹散外頭酷暑，她打了個顫拉緊身上的薄外套，經過大廳時瞥見不少外籍看護與老人家，看護們坐在自己負責看照的長者附近，各自滑起手機或與相熟的其他看護聊天，幾哩瓜啦嘻嘻哈哈，醫院外的公園也差不多是這副情景，醫院內外的差別只在於院外的陽光明艷了些。外傭們喧嘩談天，老人們蜷縮在輪椅裡，神情麻木、目光空洞地直視前方或彼此互望，老人們鮮少說話，安靜自持，像努力不要被丟掉的孩子那般。

她微微皺起眉，控制面部表情盡力不讓自己露出太過嫌棄的神情。安弟還小的時候，她請過一個外傭來照顧他，外傭是越南人，家裡的人都叫她阿新，阿新的頭髮很短，身上穿的衣服領口總是過低，稍微彎下身就能看到衣領內的豐滿胸脯，這是安弟告訴她的。安弟說阿新的奶奶很大，安弟還說阿新的動作很粗魯，幫他洗澡的時候都會撞到他的雞雞，害他很痛。

她匪夷所思，直到親自觀察過阿新怎麼幫安弟洗澡後，她才恍然大悟：阿新會先放一大盆水，讓安弟站在盆子中央，自己拿了張凳子坐在盆子旁邊，舀起一小桶水從安弟頭上淋下去，肥皂搓出泡沫後往安弟的身上抹，洗到下半身的時候，阿新沾滿泡沫的兩隻手會圈住他的右腳腳踝往上迅速一擡，結實的手臂撞上安弟的小陰莖，然後換左腳使出同樣的手法。她看得膽顫心驚，深怕安家的獨苗長期經過這番折騰會絕子絕孫，趕緊要阿新住手，阿新無辜地表示，她在越南老家都是這樣幫她兒子洗澡的。

安弟不在了之後，她辭退阿新，直到懷上第二胎才再次把阿新找回來幫她打理家務，這一待就待到阿新在臺年限期滿，女兒讀中學以前幾乎是阿新一手帶大的。丈夫剛中風那一陣子，女兒也提議過為了省麻煩，乾脆請個外傭來照顧他。她馬上就拒絕了，一來是她已從學校退休，有大把時間可以花用；二來是她從她的教師同事那邊聽說過太多壞例子了，虐待老人啦、偷東西啦、勾引男主人啦……聽得她忽然覺得這些異邦人都不大值得信任。我沒有歧視或看不起的意思，但是我們還是自己顧比較放心。她對女兒這麼說，女兒當時露出不情願的神情，她一時氣極，搬出當國文老師數十年的功力狠狠訓了女兒一頓。

百善孝為先。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，妳這樣怎麼對得起爸爸媽媽？妳自己一個人好就好嗎？妳怎麼可以這麼自私？一點都不為這個家著想，爸爸媽媽養妳到這麼大，妳就是這樣報答我們的嗎？我跟爸爸就只有妳這個女兒，連妳都不要我們，那我們要怎麼辦？妳是不是上大學之後翅膀硬了、學壞了啊！

安姿媛妳不要太過分！

女兒翻了個白眼，嘟囔著說：「我很早就壞掉了啦！妳不知道而已。」

她很擔心女兒會真的拋下他們夫妻倆不管，女兒似乎生來就和他們夫妻倆不親，乖巧是乖巧，卻是全然無子女對父母的任性與依賴。女兒自幼便抗拒與她和丈夫有肢體接觸，女兒只願意給阿新抱，親子間像是兩條平行線，她與丈夫彼此糾纏著前行，而女兒則在遙遙彼端獨自行進。

女兒出生後，她曾拿著她的生辰八字去算命，算命仙告訴她，這個女兒肖虎，命盤注定父母緣離，雙親晚年無福。

「但是妳也不用太過擔心啦！看開一點。」算命仙這般安慰她，「有事化解，無事相安……。」

她打斷算命仙的話：「那她的上輩子是什麼？你看得見嗎？」

「啊？什麼？」算命仙誤會她的話，「喔……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，他們本來就有緣。」

「不是，我不是問這個，我是想問，我女兒上輩子是不是一個男孩子？她是不是我之前早夭的兒子投胎來的？」

「有緣投胎，無命享福。妳覺得這樣有比較好？」算命仙笑著反問，而她無以答話。

看著大廳裡的老人，她不禁憂慮起自己的晚年，她有很多同事退休後被子女送進養老院，久久才能跟兒孫們見上一面，她同樣也害怕自己會像社會新聞上的孤獨老人那樣，隻身老死在家中無人發現，直到屍身發出異味才被人注意到。不會的，姿媛不會這樣對待我們，她在心裡說服自己，就算不情願，姿媛最後還是來醫院跟她一起照顧她爸爸了啊！

姿媛是個孝順的好孩子。她從小就這麼教她了，身為老師，她對自己的教養方針還蠻有自信的，學校的學生都喜歡她。她可能不是個好妻子，但她一定是個好媽媽，別人都稱讚她把女兒教得很好。

穿過大廳，她按下電梯鈕。

一樓到了，一樓到矣。電梯開門，電梯門欲開囉。電梯上樓，電梯上樓。

電梯裡的人魚貫而出，她稍稍閃避人群進入電梯，電梯正要關門之際，一名中年男子閃身進來在她身側站定，她覷了那人一眼，默默往電梯角落移動，將背抵在控制面板旁邊的金屬面上，呼救按鈕就在她的手臂旁邊。她知道自己有些小題大作了，年輕時她曾在校園的電梯裡被人偷摸屁股，當時電梯裡只有她和對方兩個人，等門一開她飛奔而出，驚慌之下忘了告訴學校警衛，後來她有一段時間不敢自己搭電梯，非要跟人結伴同行。朋友聽說這件事之後教她一招：妳一進電梯就盡量往四周站，距離求救鈴越近越好。她奉為圭臬，在女兒讀幼稚園時把這招教給了她，每當她們母女倆搭電梯時，一大一小便像臀部長了磁鐵似地往金屬壁面貼去，時時警惕每一個走進電梯裡的異性。

如今她已逾六十歲了，照常理來說已不是會引起男人慾望的年紀，但她還是無法擺脫自年輕時養成的習慣。男子注意到她的動作，目光閃過一絲鄙夷，拉開

與她的距離，站到她的斜對角，雙手環胸，以身體語言明確的表示：我對妳沒有興趣。她若無其事地轉過頭，盯著電子面板上的數字從一跳到二。

二樓到了，二樓到矣。電梯開門，電梯門欲開囉。電梯上樓，電梯上樓。

一名孕婦牽著小男孩走進電梯，男孩看上去大概五、六歲，手臂上包著三角巾，頭上纏了一圈繃帶，右眼戴著眼罩，睜著餘下的左眼黑溜溜地看她。看見男孩就讓她想起安弟，安弟小時候很調皮，出去外面玩，回到家身上時不時會多些小傷口，她沒怎麼放在心上。男生嘛！皮一點在所難免。只是當時的她沒想過，自己的兒子有天會皮著皮著就沒了。

「弟弟怎麼了？受了好嚴重的傷哦！」

「他哦？不聽我的話，趁我不注意偷偷去爬樹，從樹上掉下來骨折了。」男孩的媽媽在男孩臉上捏了一把，男孩張著嘴做出誇張的扭曲表情，明明一點都不痛，「再皮啊！」

「要小心一點啊！不多注意點不行啊！」

要小心一點，這句話不知道是對著男孩說的，還是對媽媽說的。他們在公園廁所找到安弟的時候，那些警察也是這麼對她說的。媽媽，妳要多注意你們家的小孩啊！不然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

安弟的身體軟軟地被裝進屍袋裡，脖子上的割口血液已凝成紅褐色的血痂，一個猙獰的笑裂在安弟脆弱的脖頸，咬斷了他的頸動脈。公園男廁的味道很雜，混合尿騷味、血腥味與淡淡的消毒水味道，她看著安弟流覆污黃男廁地板的血，紅血涼涼流成池塘，幾分鐘前她的安弟像窒息的魚那般棲在上面，上身衣著完整，下身赤裸，股間帶血，她看見安弟腿間的陰莖像一隻夭折的幼兔癱伏。他側頭瞪著眼直直望向她。

安弟會這樣是我的錯嗎？她不斷地想，是我的錯嗎？

他們在安弟的筆電裡找到安弟與犯人的聊天紀錄，事情被輕易還原得不可思議：少年見網友約炮慘死公廁。丈夫打去報社罵，第二天電子報關於安弟的報導標題變成「少年見網友慘遭性侵殺害」。丈夫說這樣至少能保住些顏面，她很想問他是保住誰的面子？安弟的？他的還是她的？丈夫說全是她的錯，她錯在忙於工作，沒把孩子教好，讓他在網路上交網友，還放任他在半夜偷溜出門。

她任憑丈夫往她身上撒氣，她從丈夫泛紅的眼角看出他的不捨與自責，人都有自我防衛的意識，一旦認知到自己的錯誤超出本身能承受的範圍就會拒絕承認，將憾事發生的原因歸咎於他人。丈夫一定很愛安弟，才會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。

她不明白自己尊重孩子的隱私、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保護自己的基本意識有何錯誤？但既然丈夫說是她的錯，警察說是她的責任，學校的同事私下嚼舌根時亦說她沒有把兒子教好，她與兒子在眾人唇舌間被反覆咀嚼，嚼爛成渣隨口吐出，成為渣沫的她躺在地上，認真反省自己的教養方式大概真的有錯漏。她沒有意識到的保護網破口益發巨大，最終吞噬了她的兒子。後來，像是補破網那般，她和丈夫想把兒子生回來，冒著高齡生產的風險再懷上一胎，誕下了女兒。

為什麼是女兒呢？為什麼偏偏是女兒呢？她對自己生下女兒一事感到極端

恐懼。

三樓到了，三樓到矣。電梯開門，電梯門欲開囉。電梯上樓，電梯上樓。

三樓是婦產科，孕婦媽媽牽著小男孩走出電梯。跟阿姨說再見。阿姨再見。男孩搖了搖手，邁開小短腿緊跟著媽媽的腳步走進候診區，她的目光在候診區裡的女人們身上掃了一圈，年齡各異的臉孔挺著起伏程度不一的腹部，眾女相的子宮裡藏著輪迴新生，自體衍生的肉塊與時推移、分化成形，汲取母體的營養以茁壯自身。母親們以一層薄薄的皮肉將世界的惡意隔絕於外，但孩子們降生的那一刻到來，他們還剩下什麼東西可以保護自己呢？

她想起自己空無一物的下腹，曾經孕育兩個生命的器官不復存在，在生女兒的時候，她的子宮破裂大量出血，拿出女兒時醫生一併摘除了她的子宮。我們只能這麼做，他們說，幸好母女均安。「母女均安」，她低念著這三個字，彷彿這就是她身為女人、身為母親最大的價值。

有了安弟的先例，她不敢再讓女兒從眼皮子底下溜走，沒能好好教給安弟的，作為補償，她一一教會女兒：不能跟陌生人走、不能跟陌生人說話、不可以交網友、不可以穿無袖的衣服、不可以穿領口太低的衣服、穿白色襯衫時底下要穿小背心、穿裙子時要穿安全褲、手機的定位不能關、學校五點放學之後要馬上回家、不可以在外逗留、和同學出去玩每隔一個小時要打電話報平安、不可以不接爸爸媽媽的電話、房間不可以關門、事無大小凡事都要爸媽報備……。女兒很聽話，她要求的事項女兒都有做到，她和她說過安弟的事情，希望女兒能記取早夭哥哥的教訓。女兒乖巧地說好。

她善於把自己變醜，醜到不會引起他人絲毫欲求，這或許是一種生存者偏誤，但無可否認，她確實依靠自己不出眾的外貌安然活到了今日，她將這點生存方式教給女兒。二十多年來，她從未幫女兒買過保養品或化妝品，腹容詩書氣自華，何須脂粉添巧粧？她這般教導女兒，我們不要在意外表，只要好好讀書，喜歡我們的人自然就會喜歡我們。女兒懷疑地看她，但仍是接受了這番理論，不曾埋怨過自己滿臉的青春痘與肥胖身型，青春期的女兒身材像吹脹的氣球，全市最好的女中制服緊緊地貼著她的皮肉，把她裹成了一條粗大的黃瓜，她想女兒發胖的原因是學校課業壓力太大，女兒只能以吃食與睡眠紓壓。

女兒或許艷羨過班上那些身材姣好、面容精緻的同儕，青春少女們擁有年輕胴體、光滑肌膚，制服下勾勒的窈窕曲線是女孩們的資本，用以揮霍於少年少女的競技場，臃腫的女兒在這場青春資本的市場裡是一級貧戶，但她安慰女兒：沒關係，不要羨慕，她們那樣的外表是不會長久的。

那什麼會是長久不變的？女兒反問，而她無以回話。

「總而言之，男生不會娶那種女生當老婆的，妳放心好了。漂亮的女生都很隨便，到最後都只能當小三而已，還更容易遇到危險。」她對女兒這麼說，看著女兒遺傳自她的其貌不揚，她的心底感到相當踏實。

不要擔心、不要擔心，妳還可以再醜一點，醜到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性慾，妳就安全了。

女兒一直很乖，印象中女兒不曾做出其他令她煩心的事情，除了那一次。那一天讀小一的女兒打了班上同學，老師聯絡她到學校去，她一到學校就看見女兒和另一名小男孩站在教師辦公室裡，兩個孩子身上都掛了彩，男孩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女兒則是高昂著頭憋住眼淚，不在對方父母面前落淚。男孩的父母說女兒無緣無故打了他們家的孩子，她問女兒為什麼打人？女兒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是他先在我的脖子上吹氣的，還掀了我的裙子，我當然要打回去！」

「就算是這樣妳也不可以動手打人啊！」她教訓女兒，「媽媽是怎麼教妳的？不能好好用說的，請他不要這樣子嗎？」

「可是他這樣很多次了！」

男孩的家長和老師在一旁打圓場：對不起啊！男孩子調皮搗蛋，我們兒子很喜歡媛媛，所以才會對喜歡的女生惡作劇，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，下次不會了。媛媛，以後發生這種事情要先跟老師說啊！

她慶幸自己在上學前有要求女兒穿上安全褲。

「媛媛，妳以後不要跟那種調皮的小孩計較，不要理他們就好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不要理他們，他們自討沒趣就不會再開妳了。」

她看了看女兒尚未發育完全的身體，再看了看她早晨親手幫她編的兩條辮子，說：「媽媽帶妳去剪頭髮，天氣熱了剪短比較涼。」

載著女兒到了理髮廳，女兒坐在理髮的旋轉椅上，靜靜地透過鏡子看她。媽媽，我不想剪頭髮，我想留得長長的，像長髮公主一樣。女兒說。以後我遇到男生調皮搗蛋，我都不會理他。

媽媽，妹妹的頭髮要剪多短？理髮師一面解開女兒的辮子一面問她。理髮師的梳子自女兒的頭髮中段開始一寸寸往上比劃，這樣子？這樣子？還是要更短一些？她閉上眼睛回憶最後一次見到安弟時，安弟的頭髮長度約莫是在耳上，是當時國高中流行的髮型。剃掉吧，她說，剃成跟小男生一樣。剪完頭髮後，女兒握著她剪掉的頭髮哭了許久。她對她感到抱歉。

然而在那之後，女兒班上的男孩再也沒有人敢掀她的裙子。

五樓到了，五樓到矣。電梯開門，電梯門欲開囉。電梯上樓，電梯上樓。

電梯門緩緩開啟，一名打扮艷麗的女人像蝴蝶似地飛了進來，她看見男人離開電梯時側眼看了女人一眼。她細細打量起女人，發現女人並不如乍看之下那般年輕，女人的眼影和眼線之下洩著魚尾，粉底掩不住毛孔粗大和斑紋，醫院電梯慘白的燈光打在她的臉上，她的臉蛋出油反了光，將她的臉部切分成一塊塊膩滑的面積。肯定用了不少保養品吧？她一面偷覷她的臉容一面暗想。

目光瞥見照映在電梯鏡子上的自己，膚色黯淡、肌膚乾燥，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老。下意識理了理頭髮，她那頭染過色的短髮仍隱著幾根白髮。到了這個歲數，人不服老真的不行。她從以前就有個想法，所謂的保養，並不是讓自己看起來顯得更年輕，而是讓自己的外表與實際的年歲勉強保持穩合的舉動吧？人啊，生活過著過著，很容易就比自己更老了。

安弟死後，她忘卻喪子之痛的方式是拼命工作、四處兼課，而丈夫的療傷方式迥異於她，丈夫找了另一個女人作為傳宗接代的候補替選，她不知道那女人有沒有為他懷過子嗣，她只知道當時只剩下一個方法能留下丈夫。我們把安弟生回來。她說。

離婚一途並沒有在她的腦海中成形，要是安弟在天之靈知道，他的爸爸媽媽因為失去他而分開，安弟會有多難過呢？還有啊，她也覺得對不起丈夫，覺得丈夫很可憐，他已經失去了一個兒子，如果再失去一個妻子、失去一個家，他還剩下什麼呢？再說了，如果就這麼離婚，不就間接承認自己連自己犯下的錯都無力彌補了嗎？她輸掉一個孩子，不能再輸掉更多。把孩子生回來就好了，她執拗地想，把安弟生回來，然後一切都能像神仙教母修補灰姑娘的破舊衣衫那般，**bibbidi-bobbidi-boo**，一切恢復原狀，歲月靜好，無憂無愁。

丈夫從身後進入她，她雌伏於丈夫身下，勉力抬起臀部讓女陰承接丈夫的性器，陰部乾燥，丈夫進入時擦過內部帶出疼痛，她的眼角泛淚，丈夫在她體內抽動，迅速射了精，像兔子一樣。安弟說過公兔交配很快，大概只需要三秒鐘。她望向身旁疲累癱倒的丈夫，低低笑出聲來。如果安弟看到他們這樣會說什麼呢？爸爸、媽媽，你們剛剛的樣子跟兔子一樣欸！

沒有刻意避孕的結果是她成功懷上孩子，生下女兒。她和她所生下的女兒顯然沒有滿足丈夫對生殖的慾望，丈夫與外頭的女人從沒斷過聯繫，漫長的出軌歲月，她無力將車頭拉回正軌，她不敢離婚，不敢去想為人師表卻擁有一段破碎的婚姻會引來旁人多少恥笑。啊不是當老師嗎？結果連自己的老公都管不好。就當是為了女兒吧！她說服自己，就當是為了給女兒一個健全的家庭，所以她什麼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只要家的形狀還在就好。

外頭的女人貪圖丈夫的錢，而丈夫則是一時被女人年輕姣好的肉體迷了心竅，等時間再過得久一些，等外面那些女人都風華老去，萎縮成風乾的皮囊，丈夫就會回來了。她與丈夫為此爭執無數次，她一向吐不出惡言，長久良好的教養規訓她，使她總是在丈夫的國罵連擊下屈居下風，忘了是第幾回爭吵，她對著不知悔改的丈夫說：「你再這樣子下去，當心老了之後沒人管，你以為外面那些女人會陪著你嗎？你就看以後是誰會照顧你？還不是我跟媛媛？」

媛媛，妳說對不對？她求援似地回頭看向女兒，女兒難得沉默，靜靜地回望她，不否定也不肯定，直直站成人形立牌。

女兒讀小學中年級時，正是她工作最忙的時期，除了兼課以外還要做些行政事務，偶爾還要帶學生到外縣市比賽。出差的時候，為了避免丈夫到外面找女人，在出差前一天，她總會把丈夫的車鑰匙塞進行李箱中帶走，趁著打包行李的時候將女兒叫到房間裡。

「媛媛，媽媽要出差，過兩天才會回來，我不在家的這段期間，妳幫媽媽看好爸爸，把爸爸留在家裡，不要讓他到處亂跑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女兒點了點頭。

「如果爸爸在找車鑰匙，問妳在哪裡，妳就說不知道，叫他搭公車上班，懂

嗎？」

「懂。」女兒再次點了點頭。

「還有，不要讓爸爸去阿新的房間，叫阿新把房間門鎖好。如果他們兩個單獨在一起，妳等媽媽回來跟媽媽說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

「媛媛真乖。媽媽回來就給妳零用錢。」她摸了摸女兒剛長回來的短髮，伸手抱緊了她，「媽媽相信妳喔！」

等她出差回來，媛媛告訴她兩件事，一是她有乖乖把爸爸留在家裡；二是她的妞妞不舒服。她把阿新叫來訓了一頓，要她在幫女兒洗澡時動作溫柔一點，不要弄痛了女兒如當年的安弟。

六樓到了，六樓到矣。電梯開門，電梯門欲開囉。電梯上樓，電梯上樓。

她在六樓下電梯，消毒水的味道撲鼻而來，她在家裡聞過類似的味道，在主臥的浴室裡、在安弟青春期的房間裡。豔麗女人在她走出電梯後關上電梯門，長廊在她的眼前開展，整條白色的走廊像生命伊始的甬道，然而在此處每扇門後面都是老弱傷殘，散發著生命終末時的腐敗氣味。她想起血泊中的安弟，想起病榻上癱瘓的丈夫。

鞋跟在長廊地板「叩叩叩」地敲出聲響，手臂上掛著數個塑膠袋沙沙作響，袋子裡面各裝著丈夫的換洗衣物與水果，丈夫的衣褲都是她和女兒輪流帶回家洗的，她曾想過在換班時順便帶走丈夫的衣物，女兒老是婉拒她。我自己來就可以了，媽，妳回家休息吧。女兒說。

女兒來換班的時候，手上總是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，她問過女兒裡面裝的是什麼，她說是醫療用品，給成人用的。

病房的門虛掩著，她推開房門，放輕腳步走入病房，病房內的第一張床是空著的，用以隔開兩張床的拉簾被人拉上，拉簾後傳出細微的哽咽聲，說是哽咽聲也不對，準確描述應該更像是梗在喉頭的怒吼難以發聲，只餘下帶著喉音的嗚咽。風從窗戶透了進來，微微吹動兩片藍布起伏，她從簾子與簾子之間的縫隙窺見女兒。

女兒坐在病房的折疊椅上，弓起的腳放在打直的膝上，伸直的那一隻腳跨上病床，腳底板前後搖晃著丈夫股間的某樣棒狀器物，她眯起眼看清了，那是一支開啟震動功能的按摩棒，插在丈夫的肛門裡。

女兒嘴裡哼著搖籃曲，手上捧著書細細翻閱，絲毫不管她的父親正做出什麼反應，丈夫側著頭，流下屈辱的眼淚。在丈夫乾瘦的身體旁邊，女兒的身形顯得格外強壯，很像許多年以前那隻身型碩大，睥睨身後假死伴侶的母兔。

她匆匆退出病房。她忘了女兒打從國小開始就自己洗澡了。

在無數個懷疑丈夫出門找女人的夜裡，她會把女兒叫來問話，疑心女兒和丈夫達成了某種協定，如她買通女兒那般，丈夫或許也賄賂女兒說謊，以掩蓋他外遇的事實。

「媛媛，妳是不是知道某些媽媽不知道的事情？跟媽媽說好不好？」

「沒有喔，媽媽。」女兒搖頭，「妳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。」

她扶著病房門板的手微微顫抖。

「安媽媽？妳怎麼站在這裡？不進去嗎？」丈夫的主治醫生邁步到她身旁，「我來巡診，剛好妳在這裡，等等跟妳說一下安伯伯的狀況。」

醫生和她一起走進病房時，女兒已經收妥成人用具，裝出孝女的模樣，輕柔地在幫丈夫拍背，方才她看到的一切彷彿沒有發生。醫生一面比劃一面交代：伯伯的狀況有逐漸好轉，但短期不建議自行排便，家屬協助的時候不要太勉強患者，上次來看的時候，伯伯有肛裂的現象……她和女兒一一應下，她偷眼去看女兒，女兒神色從容的模樣令她感到陌生。

「今天幫伯伯排便了嗎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聽見關鍵字，丈夫顯露出抗拒的神色，身體掙動起來卻很快地被年輕力壯的醫生壓制。伯伯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是稍微忍耐一下喔！醫生溫聲安慰，你看，你的妻子女兒都在你身邊，女兒還很孝順呢！

女兒脫下丈夫的褲子和尿布，露出他如枯枝般乾褐的臀部，萎乾的陰莖疲軟腿間，消隱於陰影裡如去勢一般，臀部的肉消得迅速，顯得大腿骨格外明顯，皮膚連黏著骨頭長出來，點點血跡沉痾鬱在皮膚上，她和女兒默契地假裝沒看見。

她將手貼上丈夫的肚腹，順著腸道的方向替他推揉，右下、右上、左上、左下……將肚腹往下輕壓三公分，不斷地繞著圈子。女兒戴上手套，一手掰開丈夫的臀瓣，另一手的手指伸進丈夫的肛門裡，拉闊、伸直、彎曲、摳弄、摩擦……丈夫所剩無幾的大腿肌肉打著顫。

女兒維持住把右手手指插在丈夫肛門裡的姿勢，將上半身微微往前傾，左手扣住丈夫的頭讓他側著頭看向自己的髮妻，從她的角度看過去，女兒就像是側騎在丈夫身上似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她覺得女兒臉上露出一個與年幼時的安弟十分相像的笑容。媽媽妳知道嗎？兔子騎在對方身上的時候，有的時候是發情，有的時候是宣示自己比較強喔！

女兒狀似親暱地把靠在他耳邊輕聲說話，眼底帶著強者得勝的笑意。

「爸，你這樣有沒有比較舒服？」